

指得出的那些，早晚被换掉

——两支传统相遇时，什么会被替换，什么会留下

王德生

引·一句话，和它的两次修正

这篇文章只立一根柱子：

一样东西会不会被替换，不看它说不说得出来，看它指的那个对象是不是双方共有的。

共有的，早晚被拿来比，比完有输赢；自造的，无从对照，长期并存。

这句话是改了两次才到这里的，而那两次修正比结论本身更值得先说。

第一版是这样的：留下来的是说不出来的那些，传统的筛选器是不可言说度。

它被中医推翻了。中医极可说——《伤寒论》是成文的，方剂有剂量，脉象有分类，医案两千年积累。按「说不说得出来」，它早该被换掉，而它没有。

第二版改成：筛选器是不可互译。两套各自完整、各自可说，而它们之间没有一把公用的尺子，所以谁也换不掉谁。

它被拉稀推翻了。同一个医学传统内部，止泻这一格让出去了，而且让得很快、很彻底。中医不是整体地留住了，是被切开了。

于是有了第三版，也就是上面那句：关卡不在语言上，在被指的那个东西上。

拉稀是共有的——一个从没听过五脏六腑、也没听过病原体的人，照样知道自己在拉稀。次数可数、性状可看、脱水可测。两套一照面，比的是同一件事：谁止得快、谁复发少。比出来了，就换了。

「证」不是共有的。它是那一套理论造出来的对象。不学那一套，你看不见它——看不见的东西无从指认，也就无从比较。

本文全部从这个分界开始。

引之二·这篇文章不是什么

一·它不是文化比较。它不判哪一支好、哪一支不好。它只判一样东西指的对象是不是共有的，以及那一格上发生了什么。

二·它不主张守住传统，也不主张放弃传统。第九节那个推论对两边都不利。

三·它没有任何实测。全文是论述与举例，举例是选材，不是证据（第十节第一项）。

四·它推翻过自己两次，而且两次的旧说法都保留在文中（第一节、第二节）。保留不是为了显得诚实，是因为那两次推翻各自留下了一部分仍然有用的东西——不可言说与不可互译，在新柱子里各自降为一个特例，而不是被删掉。

最后交代一处贯穿全文的限制：

本文是从一支之内往外写的。它用的语言、它的分节论证、它末尾列可推翻处的做法，全部来自被替换过的那几层（第五节第三格会讲到这一点）。

本文绕不过这一点，也不打算假装绕过去。

引之三·一个可以先做一遍的例子

在进入论证之前，先做一遍那个判据，因为这条判断的全部实用价值就在这一问上。

取一张饭桌。

问第一样：分餐还是合餐？

一个从没听过任何一支的餐桌规矩的人，能不能自己指出差别？——能。几个人共用一盘菜，还是各吃各的，一眼可辨。

而且他还能自己指出差别在哪儿：筷子伸进同一个盘子里过多少次。

这一格的对象是共有的。

结果：它被换掉了，而且换得很快。

问第二样：谁坐主位？

同一个外行，能不能自己指出「这个人坐错了」？——不能。他看见的只是几个人坐在几把椅子上。

除非他先学会那一套关于长幼尊卑的安排，否则「主位」这个东西在他眼里根本不存在。

这一格的对象是自造的。

结果：它没有被换掉。

问第三样：这盘菜炒得对不对？

外行能不能指出来？——部分能。咸淡、生熟、糊没糊，他吃得出。

而「锅气够不够」「这个火候到没到」，他指不出。

这一格的对象部分共有。

结果：可指的那部分被规范化了（连锁餐饮的标准化流程、预制菜），指不出的那部分留在了灶前。

三样一起看

同一张桌子，三样东西，三种命运，而且分界处处相同：外行指不指得出。

注意第二样：「谁坐主位」这件事极其可说——规矩清清楚楚，谁都讲得出来。

按第一版（说不出来的留下），它该被换掉。而它没有。

这样就是本文全部三次修正的缩影：可说不可说不是关键，外行指不指得出才是。

下文九节，做的是把这一问推到六格、三支、以及它自己的边界上。

一·第一次修正：为什么「说不出来」不是筛选器

一·那个说法本来很顺

要替换一样东西，必须先比较；要比较，必须先把双方摆到同一个可以对着说的平面上。

所以说不出来的东西不是「通过了比较」，是根本没有进入比较。

这条推理没有错，而且它至今仍然成立——它只是覆盖不了全部。

二·它在哪儿格上是对的

火候。「大火快炒」「油七成热」——一个从没做过的人照着做不出来。它写不成配方，也无从与另一套做法对照。它留着。

给不给对方留台阶。说不出、教不会、也没有师傅可拜。它留着。

挑房子的那套讲究。房子整个换了，而进门见什么、床头对不对门还在。说不清楚，也无从对照。

这三格支持第一版，而且支持得干净。

三·它被什么推翻

中医。

它极可说。《伤寒论》三百多条，条条成文；方剂有君臣佐使、有剂量、有煎法；脉象分二十八种，各有描述；两千年的医案是可查的文本。

它可教、可考、可传，有师承也有科班。

按第一版，它该被换掉。而它没有。

更麻烦的是：中医里说得最清楚的那一部分，恰恰是它留得最稳的那一部分——辨证论治是有条文的，而它比那些说不清的经验之谈留得更牢。

这不是第一版的一个例外，是它的反面。

四·但第一版留下了一样东西

它指出的那个机制是对的：没有共同的平面，就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替换。

它错在把「共同的平面」等同于「能说出来」。

说出来只是构成共同平面的办法之一，而且不是最要紧的那一个。

——这一点在第三节会变成新柱子的一部分。

二·第二次修正：为什么「不可互译」也不够

一·第二版比第一版准

一样东西可以完整地说出来，而说出来的那一套与对方那一套之间没有换算关系。

中医与西医之间正是如此：

对象对不上——证不是病。

判据对不上——辨证的对错由疗效与脉证的自治判，不由双盲判。

分类对不上——寒热虚实与病理分类不是同一坐标系里的两组值。

两套各自完整、各自可说、各自内部自治，而它们之间没有一把公用的尺子。

这一版解释掉了第一版解释不了的三格：

中医——可说而不可互译，留着。

称谓系统（表堂姑舅）——极可说，有完整规则，而它与 *cousin* 那一套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留着。

日本敬语——可以被完整描述，有语法书、有等级表，外国人可以学，而它编码的那套内外与上下关系，在对方那一套里没有对应位置。留着。

二·它被什么推翻

拉稀。

同一个医学传统内部，止泻这一格让出去了。

而且让得很快、很彻底——今天绝大多数人拉肚子，第一反应不是抓药煎服。

按第二版，中医与西医之间既然没有公用的尺子，那么每一格都该留着。而实情是有的格让了，有的格没让。

所以「不可互译」不是整支整支地成立的。它是一格一格的。

三·第二版也留下了一样东西

「没有换算关系」这个描述是准的，它只是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有的格有换算关系、有的格没有。
第三节要回答的正是这一问。

二之三·三版并排：一次方法上的交代

三版摆在一起，可以看出一件比结论更值得说的事：每一次修正，都是被一个具体的例子逼出来的，而不是被一段更好的推理逼出来的。

	说的是	被什么推翻	剩下什么
第一版	筛选器是不可言说度	中医（极可说而未被换掉）	「没有共同平面就没有比较」这个机制是对的
第二版	筛选器是不可互译	拉稀（同一支之内有的格让了）	「没有换算关系」这个描述是准的
第三版	分界在对象共不共有	尚未	—

一·两个反例的分量不一样

中医那一例推翻的是第一版的判据。

拉稀那一例推翻的不是第二版的判据，是它的适用单位——第二版说的是两支之间，而实际的分界发生在一格之内。

所以第二版不是错了，是用错了尺度。

这个差别值得留意：一条判断可以在正确的内容上用错单位，而用错单位的后果与内容错误一样严重——它同样给出错误的预测。

二·第三版还没有被推翻，这不是它的优点

它只是最新的一版。

前两版在被推翻之前，也各自解释了好几格。

第一版解释了火候、台阶、挑房子的讲究；第二版解释了中医、称谓、敬语。

它们都不是胡说，它们都是覆盖不全。

所以第三版最可能的命运，是被一个本文没有想到的例子推翻，而它同样会留下一部分有用的东西。

第十节列了十三处对不上的地方，其中任何一处都可能是那个例子的所在。

三·由此本文对自己的定位

本文不是一次论证，是三次撞墙之后留下的记录。

它值得写，不是因为第三版对，是因为那三次撞墙各自留下了一个可用的东西：

机制（没有共同平面就没有比较）·描述（没有换算关系）·判据（问一个外行）。

三样合起来仍然是一次重新划线，不是一次新发现。

第八节会把这句话说得更具体。

三·新柱子：分界在被指的那个东西上

一·两类对象

共有对象——不经过任何一套理论就能被指认。

拉稀。次数可数、性状可看、脱水可测。一个从没听过五脏六腑、也没听过病原体的人，照样知道自己在拉稀。

骨折。能不能动、形状对不对、多久能走路。

出血、高烧、疼痛的位置。

自造对象——它是那一套理论造出来的，不学那一套就看不见。

「证」。你看不见一个「少阳证」，除非你先学会那一套辨法。

「气」的走向、经络的循行。

——这不是说自造对象是假的。本文对真假不作判断（第九节会专门处理这一点）。说的只是：它的可指认性依赖于一套理论。

二·两层筛选

第一层：那个对象是不是双方共有的？

共有——译得过去，可以比，比完就有输赢。

不共有——各自指着自已造出来的东西，无从对照。

第二层，只在共有时才启动：比出来谁赢？

赢的留下，输的被换掉。

这一层就是普通的优劣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

关键全在第一层。

三·一个不需要打分的判据

前两版都需要有人来判「说不说得出来」或「译不译得过」，而那两样都要打分，打分就要看谁来打。

新柱子给的判据不需要打分：

这件事，一个不懂任何一方理论的人，能不能自己指出来？

能——共有对象。必被比较，早晚有输赢。

不能，非得先学一套才看得见——自造对象。不可比，长期并存。

这一问不需要试译，问一个外行就行。

而且它可以被独立复核：找三个外行，各问一遍。

四·前两版在新柱子里的位置

它们没有被删掉，各自降为一个特例：

不可言说——说不出的东西，自然也无法让外人指认。它是「不共有」的一种成因，而且是较少的一种。

不可互译——两套指的不是同一个对象，所以译过去只剩词、没剩事。它是「不共有」的直接后果。

三版的关系因此是：新柱子在最前面，那两条各管一段。

三之五·共有对象也是被造出来的，只是造得早

新柱子把对象分成共有与自造两类。这个二分好用，但它有一个假象必须拆掉，否则本文会变成一篇替某一边说话的文章。

假象是：共有对象天然在那里，自造对象是人加上去的。

实情是：共有对象也是被造出来的，只是造得早、造得成功、成功到大家忘了它是被造的。

一·三个例子

温度。

在温度计出现之前，「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造对象——每一支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燥热、湿热、虚火、上火；西方那边有四体液的冷热干湿。

两套之间无从对照。一个人说「他是虚火」，另一个人说「他黄胆汁过多」，谁也没法证明谁不对。

温度计一出来，事情变了：出现了一个不需要先学任何一套理论就能读出的数。

从那一刻起，「热」从自造对象变成了共有对象——而两套关于热的理论，也就从那一刻起开始有输赢。

病原体。

在显微镜与培养法之前，「为什么会病」完全是自造的：邪气、瘴气、体液失衡、神罚。

培养法出来之后，出现了一个可以被任何人看见的东西——同样的样本，任何人培养出同样的菌落。

从那一刻起，那一格的对象共有了。

——止泻这一格之所以让得那么快，根子在这里：不是西医更会说，是那一格的对象在某个时刻被造成了共有的。

气压。

同上。「闷」曾经是自造的，气压计把它造成了共有的。

二·由此，柱子要加一句

对象共不共有，不是一件固定的事。它可以被造出来。

而每一次「把一样自造对象造成共有对象」，都会在那一格上打开一场比较——那场比较此前不存在。

所以两支传统之间的分界线不是静止的：它随着测量手段、记法、共同判据的出现，一格一格地往前推。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医那一支是逐格让出去的、而不是一次让完：不是它一次次输，是那些格一个一个地被造成了共有对象，然后各自比了一场。

没有被造成共有对象的那些格，至今没有开过那一场。

三·这一节把第九节那个推论削掉一半

第九节会说：「留下来的那些，不保证它指的那样东西真的在。」

按这一节，那句话要立刻配一句：

很多今天可指认的共有对象，在被造出指认办法之前，也曾是自造的。

所以「它现在是自造对象」，不能推出「它指的东西不存在」，只能推出「目前还没有人造出让外人也指认它的办法」。

这两句差得很远，而且本文只能主张后一句。

四·一个可以做的检验

取一样今天被公认为共有对象的东西，往回查：它是什么时候、怎样从自造变成共有的？

若绝大多数共有对象都能被查到这样一个转变点——柱子这一节成立。

若有相当一部分共有对象查不到转变点、看起来一直就是共有的（比如「血在流」），那么本节这句话就说过头了：至少有一类对象是不需要被造的。

本文倾向于认为这一类存在，而且它大概是身体那一层——痛、出血、断了、死了。

若如此，共有对象至少分两种：本来就共有的，与被造成共有的。而本文没有处理这个区分。

四·中医这一格：被切开的传统

这一格是全文最好的样本，值得单独一节。因为它是唯一一处，同一支传统在同一个时代里，一半让出去了、一半留着。

一·让出去的那些格

止泻、外伤、接骨、驱虫、急症、外科、产科。

这些格的共同点：它们指的对象是共有的。

血止住没有、骨头接正没有、烧退了没有、孩子生下来母子平安没有——这些不需要先学任何一套理论就能指认，也就必然被拿来比。

比出来了，让了。

△ 这里必须说一句公道话，否则本文会被读成一篇立场文章：

在这些格上让出去，不是失败，是应当的。

因为它们比过了，而且输了。

输了就该换——这正是「可比」这件事的价值：它使改进成为可能。

二·留着的那些格

辨证、体质、调理、慢病的整体调治、亚健康。

这些格的共同点：它们指的对象是自造的。

「这个人阳虚」——不学那一套，看不见这件事。

于是它无从与另一套对照，也就长期并存。

三·分界线在这一格里是可以画出来的

取一份中医的适应症清单，逐条问那一问（外行指得出来吗）：

指得出的那些条目——查一查这些年它们的实际份额。本文预期：下降，而且下降得早。

指不出的那些条目——本文预期：稳定，甚至上升。

若两组的走势没有差别，本文的柱子在这一格上作废。

这个检验是可以做的，而且数据是公开的。本文没有做（第十节第一项）。

四·一处必须挑明的：中医撑得住，恰恰因为它极可说

这一句把第一版完全颠倒过来。

中医之所以在那些自造对象的格上撑得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成体系、有文本、有可核对的历史记录、有师承也有科班。

——一套说不出来的经验，撑不住三代人。

所以新柱子里那句要写完整：

留下来的不是说不出来的那些，是指着自造对象、而且那一套自造对象被造得足够完整、足够可传的那些。

自成一套才留得住。而自成一套要求它足够可说。

四之五·第二个被切开的传统：戏曲

中医那一格是本文最好的样本。取第二个，看形状是不是一样——若两支的切法不同，那一格就只是巧合。

一·让出去的那些

剧场、售票、演出时长、灯光音响、舞台机械、演员的雇佣与合约。

这些指的对象共有：看得见看不见、听得清晰不清、多少钱、几点开演几点散。

一比就有输赢，让了，而且让得干净——今天几乎没有人主张恢复旧式的演出场所与票务。

二·留着的那些

程式。一个转身表示走了十里，一根马鞭表示一匹马，脸谱的颜色对应性情。

行当。生旦净末丑的分工与相互关系。

韵白与念白的分野、板眼的处理、什么时候该「抖」一下。

这些指的是自造对象——不学那一套，你看不见「这个转身对不对」。

外行只能说「好看」或「不好看」，说不出对不对——而「对不对」正是这一格的判据所在。

三·与中医那一格比对

形状完全一样：

	中医	戏曲
让出去的	止泻、外伤、急症	剧场、票务、灯光、合约
判据	血止住没有、烧退了没有	看得见吗、听得清吗、几点开演
留着的	辨证、体质、调理	程式、行当、板眼
判据	证对不对	这个转身对不对

两支的切法相同，而且切在同一处：外行指不指得出。

这一格支持柱子，而且它比中医那一格更干净——因为戏曲没有「疗效」这样一个可能被两边共享的终极判据。

四·一处对本文不利的

戏曲整体上确实衰落了，包括那些指着自造对象的部分。

按柱子，那些部分该并存，不该衰落。

处置只能是第五节第六格那条第二筛选器：承载它的场没有了——茶园、堂会、村社的年节演出、票友的圈子。

场一撤，即便对象是自造的，也无处发生。

△而这一处比教育那一格更麻烦，因为戏曲的场并非完全消失了——剧院还在，演出还在，甚至有扶持。

所以「场还在不在」这条筛选器本身需要说得更细：什么样的场才算数？

本文的猜测：算数的场，是那个自造对象在其中被日常地使用、被日常地评判的场。

一个只在特定场合演给不懂的人看的演出，场是在的，而那个自造对象在其中不被使用——因为看的人指不出对错。

若这个猜测成立，那么「场」这条筛选器要改写成：不是「有没有演出」，是「有没有一群指得出对错的人」。

而这一改会把第二筛选器与柱子重新接上：场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是自造对象的判据得以运行的地方。

本文没有验证这个猜测，把它列进第十节。

五·逐格验：同一支传统里，每一格各走各的

一条判断若只在一格上成立，它是巧合。这一节取六格，其中两格不完全支持，一格明确反对。

一·居住 —— 支持

换掉的：四合院、天井、进深、堂屋与厢房的分位。

为什么？因为它指的对象全是共有的。

住得下几个人、要走多少路、冬天冷不冷、多少钱、多少地。

这些不需要任何一套理论就能指认，而且指认之后一比就有输赢。

留下来的那一样：挑房子的讲究。朝向、进门见什么、床头对不对门。

它指的是自造对象——「这个格局不好」这件事，不学那一套看不见。

同一类事物之内分了层，而分界正好落在「对象共不共有」上。

二·饭桌 —— 支持，而且分界最干净

换掉的：分餐、公筷、AA、餐前不必等长者动筷。

它们指的对象是共有的：交叉感染、时间成本、谁付多少钱。

——注意这一格与第一版的差别：

第一版说这些被换掉是因为它们「可说」。

新柱子说：是因为它们指着共有对象。

哪一个更准？看一处就知道：

「谁坐主位」这件事同样极可说——规矩清楚，谁都讲得出来。而它没有被换掉。

因为它指的是自造对象：主位之所以是主位，靠的是那一套关于长幼尊卑的安排；不学那一套，你只看见一把椅子。

——同样可说，一个换了一个没换，分界不在可说度上。

没换掉的另一样：炒、火候、锅气。

这一格里有一个第一版说得更好的地方，必须承认：火候的确是说不出的。

所以这一样是「不可言说」与「自造对象」两条同时成立。

新柱子并不比第一版更能解释这一格；它只是覆盖得更宽。

三·语言 —— 支持，但要分两层

换掉的：词与句式。双音节化、被字句泛用、长定语前置、「关于」「对于」「作为」这类框架、论文体例。

为什么？因为它们指的对象是共有的：说清楚一件事、让人跟得上、能不能被译。

这些是任何一支都要面对的同一件事，因此可比。

没换掉的：偏旁部首，以及称谓系统。

部首指的是分类本身——「冫」立的是「与水有关的一整类」。这个类是那一套自己造的，另一套里没有对应的位置。

称谓系统同理：它区分父系母系、长幼、直系旁系，而 *cousin* 那一套不作这些区分。

两边指的不是同一批人际位置，所以译不过去，也就换不掉。

△ 这一格与前两格有一个根本不同：它是写这篇文章的工具本身。

这篇文章就是用换过之后的那套组装规则写的——长定语、被字句、分节论证、末尾列可推翻处。

所以本文讲第一节那个字源时的从容，靠的是没换掉的那一层；而它整篇的说理方式，靠的是换掉了的那几层。

本文不把这件事说成一种深刻。它只是实情，而且它有一个直接后果：本文是从一支之内往外写的，不是从上面往下看的。

四·度量衡与历法 —— 支持，而且是最干净的一格

公制、公历基本上换掉了旧的那套。

因为它们指的对象共有到了极点：长度、重量、时间。

一尺与一米指的是同一件事，只是不同的刻度——这是最纯粹的可比：比的甚至不是好坏，是通用不通用。

而留下来的：农历、节气。

节气指的对象很有意思：它指的是农时。

农时是共有的（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任何一支都要面对），而节气的划分方式是自造的。

结果就是：农历没有被取代，但它退到了一个特定的位置——它不再用来纪日，只用来纪节。

这一格给了本文一个此前没有的第三种结局：不是替换，也不是并存，是退到一个不与对方争的位置上。

这一条应当写进柱子，第七节会处理。

五·契约与信用 —— 不完全支持

换掉的：成文合同、公司法、破产制度、担保。这些指的对象共有：谁欠谁多少、什么时候还、不还怎么办。

没换掉的：「熟人之间不必写合同」「欠人情要还」「给面子」。

到此为止都对得上。

不对的是：这两层现在同时运行，而且互不相认。

签着合同，办事仍然靠人情；讲着程序，散会之后另有一套。

按柱子，共有对象那一格该被换掉——而它确实被换掉了（合同是真的在用）；自造对象那一格该并存——它也确实存在。

问题在于：这两层在同一件事上同时起作用，而柱子没有说这时候会怎样。

本文承认这是一处未处理的缺口：柱子能预测每一格的命运，不能预测两格叠在同一件事上时的结果。

六·教育 —— 明确反对

这一格对本文不利，列在这里。

换掉的：学制、分科、学位、考试、教材体例。指的对象共有：学会了没有、能不能升学、能不能就业。

而书院、私塾那一套没有留下来。

按柱子，书院里那些指着自造对象的部分（师徒之间的分寸、什么时候点拨、涵养工夫）应当留着——而它们几乎整体消失了。

为什么？因为承载它的场没有了。

——这说明柱子不是唯一的筛选器。至少还有一条：那个场还在不在。

修正后的形式：

一样东西被留下，要么因为它指着自造对象（无从对照），要么因为承载它的场还在。

场一撤，即便它指着自造对象，也会消失——不是被比下去的，是无处发生。

这一条削弱了柱子，本文接受这个削弱，并把它写进柱子本身。

七·再验三格：货币·记谱·时间制度

六格不够，再取三格。这三格各自展示了一种前面没有出现过的形态。

货币 —— 完全替换，而且是三格里最快的一次。

指的对象共有到极点：能不能买到东西、能买多少。

银两、铜钱、票号——整套让出去了，换成本位制、纸币、银行、汇率。

留下来的：几乎没有。红包、压岁钱那些留着，但它们留下来的不是货币这件事，是给的那个动作与关系——那是自造对象（谁该给谁、给多少算合适），已经不属于货币这一格了。

这一格的价值：它展示了一种干净的整体替换。当一格里的对象几乎全是共有的，这一格会整体让出去，不留残余。

记谱法 —— 退位，而且退得很典型。

工尺谱、减字谱让位给五线谱与简谱。

为什么？因为记谱指的对象大半共有：哪个音、多长、多响。

而它没有完全消失：古琴至今用减字谱。

因为减字谱记的不只是音，还有指法与弦位——它同时指着一个自造对象（这一派的走手法）。

所以它退到了一个五线谱不占的位置上：凡是要记那个自造对象的场合，它还在用。

——这与农历退到纪节的位置上，是同一种结局。

△ 这一格还给了本文一个此前没有的观察：一样东西可以同时指着共有与自造两种对象。

这时候它的命运是：指共有的那一部分被替换，指自造的那一部分留着——而它作为一个整体，看起来就是「退位」。

所以「退位」可能不是第三种结局，是替换与并存同时发生在同一样东西上。

这一条应当加进第七节，那里现在把三种结局排成了并列。

时间制度——反对，而且反得有意思。

换掉的：纪年、纪日、一天二十四小时、星期。指的对象共有：约在什么时候见、工期多久。

△而「一星期七天」这件事本身，并不是共有对象。

它是一套自造的划分——七这个数没有任何天文或生理依据，它来自一支的宗教传统。

按柱子，它该是自造对象，该并存或退位。而它被全球采用了，采用得比公历还彻底。

为什么？本文能给的只有一条，而且这条削弱柱子：

因为它协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约定，而约定这件事本身指着一个共有对象——大家用不用同一套。

一套划分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在用，「跟大家一样」这件事就变成了共有对象，而它的内容是不是自造的，就不重要了。

——这是一条本文完全没有考虑的机制：网络效应可以把一个自造对象变成共有对象，而且不需要它本身有任何优势。

这一条应当加进第十节的可推翻清单，而且分量不轻。

八·一格纵深：师徒制横切三层

前面各格都是横着比。这一节竖着切一格，看同一个制度在三类对象上各是什么命运——不切开，「同一类之内也分层」这句话只是一个说法。

取师徒制。

指共有对象的部分：学徒年限、酬劳与食宿、出师的条件、行会的规矩。

这些指的是钱、时间、资格——全部共有。

它们几乎完全消失了，取代它的是学校、学历、职业资格证。

△而这一次替换是应当的：学校确实比行会规矩更有效率、更公平、更可核查。本文不认为这是损失。

指部分共有对象的部分：手上的活。

捏一个胚、走一趟刀、调一次音。

成品摆在那儿，外行也能看出好坏的一部分（对称不对称、平不平、准不准）；而另一部分外行看不出（这一刀为什么走这里）。

结局是退位：它被搬进了学校，改叫实训、实习、规范化培训。

搬进去的是外行也看得出的那一部分；看不出的那一部分留在了原地，而原地正在变小。

指自造对象的部分：师傅什么时候骂你、什么时候不吭声、什么时候把一件活交给你、什么时候让你在旁边看三年不许动手。

这一层没有名字，没有条文，也没有考核。

它几乎完全没有被搬进学校，而且在原有的场消失之后，它也跟着消失了——不是被替换，是无处发生。

切开之后看到的

同一个制度，三类对象三种命运：

共有的那部分被更好的替换掉了。

部分共有的那部分退了位，退的时候丢掉了看不出的那一半。

自造的那部分随场一起消失。

三种命运合起来，才是「师徒制衰落了」这句话的实际内容。

而通常的说法把三件事说成了一件，于是既说不清失去了什么，也说不清该不该惋惜。

——这正是第九节之四第一条要做的分类：输了的、退位的、无处发生的，处置完全不同。

六·三支跨界验

一条判断若只在一支上成立，它是历史叙述。这一节取三支，每一支各列一处对本文不利的。

一·日本

换掉的：法制、军制、教育制度、历法、度量衡、公文体例、服装。

没换掉的：敬语系统、内外的分际、送礼与回礼的规矩、场合与本音的分别。

用新柱子看，这一支比用前两版清楚得多：

敬语编码的那套上下与内外关系，是那一支自造的对象。不学那一套，你看不见「这个场合该用哪一级」。

所以它可说、可教、可考，而且照样没被换掉——第一版解释不了，新柱子解释得了。

△ 对本文不利的一处：明治时期确实有过废除敬语的主张，而且是本土提出的。它没有成功，本文说不清为什么没有成功——按柱子它本来就不会被外来替换，而这里是内部要换而换不动，那是另一件事。

二·印度

换掉的：行政体系、法律、铁路、高等教育、军事。

没换掉的：种姓的实际运作、洁净与污染的分寸。

这一支对本文最有利，因为它有一个极强的对照：

种姓制度在法律上被明令废除了，而在实际运作上没有消失。

法律那一层指的对象共有（谁有什么权利、违反了怎么办）——说改就改。

实际运作那一层指的是自造对象（洁净与不洁净，不学那一套看不见）——改不动。

同一样东西的两层，一层被换掉，一层留着。

△ 对本文不利的一处：本文没有处理为什么法律改变没有逐步带动实际运作。按常理它应当带动，而这里没有。

三·欧洲内部

换掉的：罗马法、拉丁文、度量衡、历法、记数法——在各地被广泛接受，而且是自愿的。

没换掉的：各地的礼数、亲属称谓、食物禁忌。

这一支的价值：它不涉及强弱悬殊的接触。

罗马法被接受不是因为谁打赢了谁，是因为它指的对象共有（谁欠谁、怎么判），而且它比各地原有的那套更好用。

△ 对本文不利的一处：本文没有查过反向的例子——是否也有指着共有对象、却被拒绝接受的情形。若有，那么「共有对象」就不是充分条件。

六之三之二·一处必须补的：本支输出成功的那些

三支跨界验讲的是别人怎么被换。这一节反过来看：本支输出成功的那些，形状是不是也符合柱子。

取五样，逐样问那一问。

纸——外行指得出。能不能写、结不结实、多少钱一张。共有对象，一比就赢，输出得彻底到今天没人把纸当作某一支的东西。

印刷——同上。

火药——外行指得出。响不响、推得动推不动。配方可传，输出干净。

瓷器——部分共有。

器物本身外行指得出（薄不薄、白不白、响不响）；而高岭土的选择与窑温的判断，外行指不出。

结局与柱子预测的一致：物走得快，法走得慢——器物先输出了几百年，工艺后来才被逐步破解。

针灸——被造成共有的那一部分输出了。

穴位定位、进针深度、留针时间——这些被造成了可指认的；而它与辨证长在一起的那一半没有出去。

五样合看

全部符合：输出的是外行指得出的那一部分。

△而必须老实说明两处：

第一，这五样是按结论挑的。没有输出成功的东西数量远大于五，本文没有取一份完整清单逐样判。这是选材，不是抽样。

第二，「输出成功」这个判定本身没有标准。

纸算成功；那茶呢？茶叶输出了，茶道没有——这算一样成功还是一半失败？

没有标准，这五样只能算说明，不能算证据。

六之四·反向验一次：那一边留下了什么

前面几节几乎全在讲这一支被换掉了什么。若柱子是双向成立的，那么那一边同样有一批格没有流出来。

不验这一次，本文就是一支的自述。

一·那一边流出来的，也全是指着共有对象的

复式记账（账平不平，谁都能验）·专利制度（谁先发明的、写在哪儿）·临床试验设计（有没有效，看结果）·议事规则（谁先发言、怎么表决、票数）·学位与同行评议（发表了没有、被引了没有）。

这些流遍全球，而且在很多地方运行得与原产地相当接近。

这一条对本文有利。

二·那一边同样有一批没有流出来

开会时什么时候可以打断、批评一个人时用什么句式、说 no 的时候怎么说、上下级之间该留多远、玩笑的分寸。

这些一样没有流出来，而且几乎没有人试图去学。

为什么？因为它们指的是那一支自造的对象——「这样说太直接了」这件事，不学那一套看不见。

所以护城河不是某一支的特点，是「自造对象」这件事的性质。

三·一处对本文不利的观察

但有一样东西流出来了，而按柱子它不该流。

科层制内部的做事方式：准时、按流程、不越级、留书面记录、对事不对人。

这一半指着共有对象（会不会误事、查不查得到记录），一半不是——「什么叫对事不对人」，手册写不清，而且不同的支理解得完全不同。

而它确实在很多地方被相当程度地移植了。

本文能给的解释：它是靠人过去、待着、长在身上带过来的——通过外企、留学、跨国项目的长期在场。

若这个解释成立，那么存在一条本文没有列出的传递路径：不经由对象共有，而经由人在场足够久。

若不成立，那么柱子在这一格上判错了。

本文倾向前者，但没有证据。

四·反向验的结论

双向都成立，而且形状相同：两边流出去的都是指着共有对象的那些格，两边留下的都是指着自造对象的那些格。

——所以这不是一支被另一支冲击的故事，是两支之间那条界线的故事。

只不过：谁在那些共有对象的格上比赢了，谁那一边就流得出去。而近一个多世纪，赢的那些格大部分在那一边。

这一句是本文对「西方主流」这件事唯一的说法：它不是整体的强弱，是一格一格比出来的结果，而且那些格恰好是对象共有的那些。

六之五·一格例外：语言的零件层为什么不参与

第五节第三格提到部首与称谓没被换掉，理由是「两边指的不是同一批东西」。这个理由不够，因为它对所有自造对象都成立，说不出这一格的特殊之处。

这一节补上，因为这一格是全文唯一一处「根本没有进入比较」的例子。

一·它不是比输了，也不是无从对照

前面所有的格，都至少可以被摆在一起看一眼——中医与西医可以并置，敬语与英语的称呼方式可以并置，尽管比不出高下。

而部首与字母，连并置都做不了。

因为它们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东西：一个是分类，一个是拼写单位。

问「部首与字母哪个好」，这个问题本身不成立——它像在问「抽屉与钥匙哪个好」。

二·这给了本文一个第四类

前面分了三类对象：共有·部分共有·自造。

这一格属第四类：不可对位。

不是对象不共有，是两边的东西根本不占同一个位置，因此连「是不是同一件事」这个问题都提不出来。

结局：既不替换，也不并存，也不退位——它们互不相干地各自运行。

汉字用部首，拼音文字用字母，两千年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形式的竞争。

三·一个可以用来识别第四类的问法

试着把两边摆成一句话：「A 与 B 哪个更 _____」。

填得出那个形容词（更准、更快、更省、更公平）——它们可对位，属前三类。

填不出——第四类。

「中医与西医哪个更有效」——填得出，尽管答案有争议。所以中医那一格属前三类。

「部首与字母哪个更 _____」——填不出。

四·这一类有多大，本文不知道

本文只找到这一格。

若第四类只有这一格，它不值得单立一类，本文这一节应当删掉。

若它其实相当常见——比如两支的音乐体系、两支的空间观念、两支的时间感——那么本文的三分要改成四分，而且第四类可能是最稳的一类：连比较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这一条本文没有查过，列进第十节。

七·三种结局，不是两种

前面几节一直说两种结局：替换或并存。第五节第四格（节气）逼出了第三种。

一·替换

条件：对象共有，且比出来输了。

样本：止泻、外伤、度量衡、历法纪日、四合院、分餐。

特征：旧的那一样基本上不再被使用，只作为知识或古董存在。

二·并存

条件：对象自造，无从对照。

样本：辨证论治、敬语、种姓的实际运作、称谓系统、人情。

特征：两套同时在使用，各说各的，互不干涉，也互不承认对方的判据。

三·退位

条件：对象部分共有——它指的那件事是共有的，而它划分那件事的方式是自造的。

样本：农历与节气。

农时是共有的（任何一支都要面对播种与收割）；而二十四节气这种划分方式是自造的。

结局既不是被替换，也不是平起平坐地并存，是：

它让出了与对方直接竞争的那个位置（纪日），退到了对方不占的那个位置（纪节、纪候、民俗）。

它还在用，但用途缩小了，而且缩小之后它不再与对方争。

这一类可能是最常见的一类，而本文此前完全没有看见它。

四·三种结局的分界

	对象	结局
完全共有	一比就有输赢	替换
部分共有	事共有，划法自造	退位
完全自造	无从对照	并存

对象	结局
----	----

中间那一档最值得注意，因为「退位」常常被误读成「衰落」。

农历没有衰落，它换了岗位。

而按这个分法，还可以预测一件事：凡是当下被说成「式微」的东西，值得先问一句——它是真的输了（替换），还是换了岗位（退位）。

两者的处置完全不同：输了就该认，换岗位则不必抢救。

七之五·三种结局各要多久

三种结局讲的是「最后怎样」，没讲「要多久」。而时间这一维是可以查的，不需要判断，因此它是柱子最便宜的一个外部检验。

一·三种结局的时间尺度差着数量级

替换：十年到三十年。

一旦那一格的对象被造成共有的，比较很快就有结果，而结果一出来，替换就开始了。

度量衡、纪日、货币、止泻——都在这个尺度上。

退位：三十年到一百年。

因为它要先比一场（那一部分让出去），再找到自己不与对方争的那个位置。

农历退到纪节、减字谱退到古琴——都不是一次完成的。

并存：没有期限。

它不会结束，因为那一场比较从来没有开始。

二·由此得到一个倒推的判据

看一样东西的变化用了多久，可以倒推它属哪一类：

十年内换完的——那一格的对象一定是共有的。

几十年了还在变、而且变的方式是「用途缩小」而不是「被取代」——退位。

一百年了几乎没动——要么对象自造，要么根本没有对手。

这个倒推的价值：它不依赖任何人对「对象共不共有」的判断。时间是可以查的。

三·一处必须提防的混淆

慢不等于对象自造。

有些东西换得慢，只是因为成本高、涉及的人多、要拆掉的东西太重——整个城市的形制、铁路的轨距、一国的教育体系。

它们指的对象完全共有（够不够用、贵不贵、快不快），但它们换得极慢。

所以时间只能作代理，不能作判据。用它之前必须先排掉成本那一条：

问一句：如果不计成本，它能不能一夜换完？

能——那它慢在成本上，属替换那一类，只是还在路上。

不能，而且说不清为什么不能——那才是对象自造。

四·一个当下的推论

近几十年，「把一样自造对象造成共有对象」的速度在加快。

量表、指标、评分、可穿戴设备、影像、检测——每一样新的测量手段出来，都会把某一格从自造推成共有，然后在那一格上打开一场此前不存在的比较。

所以并存那一类的边界一直在退。

△而这一条有一个必须挑明的地方：

造出一个测量手段，不等于那个测量手段测到的就是原来那样东西。

量表测到的是痛的一部分；影像看到的是结构，不是「这个人不舒服」。

每一次把自造对象造成共有对象，都会有一部分留在原地没被带过来——而带过来的那一部分从此代表全部，因为只有它进得了比较。

这一条是本文全篇唯一一处对「进步」这件事的保留意见，而且它不是反对，是记账：每一次开出一场比较，都有一笔没有被记进账的损失。

八
· 谱
系：
这条
判断
被占
了多
少

一条
判断
若不
先查
前人
做过
什
么，
它很
可能
只是
一次
重新
命
名。这
一节
把最
近的
几家
排出
来，
并说
明本
文剩
下什
么。

一·
器物·
制度·
文化
离本
文最
近的
一家
在自
家门
口，
而且
早了
一百
年。

近代
那场
关于
「向
谁
学、
学什
么」
的长
期争
论，
沉淀
成一
个三
阶段
的说
法：先
学器
物，
再学
制
度，
最后
是文
化那
一
层。由
外而
内，
一层
比一
层
难。占的
程
度：
主体
被
占。本文
剩什
么：
两
处。

第一，那个三分按事物的类别分，本文按对象共不共有分。这个差别有一个可检验的后果：按类别分，同一类事物应当整体属于同一层；按本文，同一类之内会分层。

而实
情是
后
者—
—居
住这
一类
里房
子换
了而
挑房
子的
讲究
留
着；
医学
这一
类里
止泻
让了
而辨
证留
着。
第
二，
那个
三阶
段说
讲
「学」，
本文
讲
「被
换」。

学是
主动
的，
被换
是被
动的。
一个
人可
以学
了很
多而
没有
被换
掉任
何东
西；
也可
以没
主动
学而
被换
掉了
很多
（居
住那
一
格：
不是
有人
比较
之后
选了
高
楼，
是被
逼成
唯一
解）。

△对
本文
不利
的一
处：那
个三
阶段
说里
还有一层
意思
本文
没处
理——越
往内
越
难，
不只
因为
对象
不共有，
也因为
触及
利益与
身份。
制度
那一
层学
不动，
很多
时候
不是
对象
不共有，
是有人
挡着。

这是
本文
完全
没有
考虑
的另
一条
筛选
器。
若它
的分
量更
大，
本文
的柱
子退
居第
二
位。

二·
默会
知识
我们
知道
的比
我们
能说
出的
多。骑
车、
辨
脸、
判断
一个
实验
做得
对不
对。

占的
程
度：
第一
版的
核心
被全
占，
而且
更早
更系
统。
本文
剩什
么：
本文
已经
放弃
了第
一
版（第
一
节），所
以这
一格
上本
文不
主张
任何
东
西。它
在新
柱子
里只
是一
个特
例。

三·
正式
制度
与非
正式
约束

正式规则可整套移植，非正式约束不能；同一套正式规则搬到不同社会，运行结果完全不同。占的程度：极狠。它有机制、有后果、有大量国别数据。本文剩什么：一处。

那一
支把
界线
画在
正式
／非
正式
上；
本文
画在
对象
共不
共有
上。
大部
分重
合，
但有
一处
不重
合：
分餐、
公筷、
AA
是非
正式
的，
却被
换掉
了。

——
按正式／非正式，
它们该留着；
按本文，
它们指着共有对象
（交叉感染、时间、钱），
该换——
实情是换了。
这是本文唯一一处
能说「更准」的地方。

四·创新扩散

一样
新东
西扩
散的
快慢
取决
于几
个属
性，其
中
「复
杂性
低」
「可
观察
性
高」
与本
文相
关。占
的程
度：
大半，
而且有
几十年
实证。

——
本文
剩什
么：
那一
支研
究一
样新
东西
被采
纳的
速
度；
本文
问被
采纳
之后，
原来
那一
样怎
么
了。
一个
看进
来，
一个
看走
了什
么。

五·
涵化
研究
文化
接触
之后
双方
发生
变
化，
这一
整支
叫涵
化，
有八
十多
年积
累。

占的
程
度：
题域
被完
全占
据。
本文
剩什
么：
那一
支问
「变
了什
么、
怎么
变」；
本文
问
「为
什么
恰好
是那
一部
分变
了」，
并给
出一
条单
一的
筛选
器。

而单一筛选器这件事，本身就是本文最可能错的地方——第一节第六格（教育）已经逼出第二条筛选器。####六·结算题域被完全占据。第一版的核心被完全占据（而本文已放弃第一版）。

最接近的机制被占得最狠，本文只在一处比它准。本文真正剩下的：

一·

「对象共不共有」这条界线，以及它带来的那个不需要打分的判据（问一个外行）。

二·

三种结局的分法，尤其「退位」那一档。

三·
同一
支传
统会
被切
开、
每一
格各
走各
的这
一观
察。这
三样
合起
来，
仍然
是一
次重
新划
线，
不是一
次新
发现。
它值得
写，
只因为
那条线
划在别
处时，
有几类
现象被
放错了
位置。

八之七·一处当下的推论：机器学的是哪一格

这一节把柱子往当下推一步。推出来的东西不好听，但它跟着走。

一·机器学的是被写下来过的那一部分

一个从海量文本里学出来的模型，得到的是曾经被写下来的东西。

指共有对象的那些格，它拿得最全——因为那些格上有大量可核对的记录：数据、图表、试验、标准。

指自造对象的那些格，它拿到的是关于那件事的说法，不是那件事。

它读过一万篇讲辨证的文字，而它没有诊过脉；读过一万篇讲程式的文字，而它没有站在台上。

——这不是模型的缺陷，是它的输入的性质。

二·于是它会加速那条界线的推进

第三节之五说过：对象共不共有不是固定的，它可以被造出来；而每一次造成，都会在那一格上打开一场此前不存在的比较。

机器把「造成共有」这件事的成本大幅降低了。

大量原本要靠专家判断的东西，现在可以被标注、被量化、被做成一个可复核的输出——而那正是「造出一个让外人也能指认的办法」。

所以：

一·共有对象那一侧的比较会开得更多、更快。

二·而那些至今指着自造对象的格，会显得比以前更孤立——不是它们变了，是它们周围的格一个接一个地被拉进了比较场。

三·一个可以做的检验

取一样指着自造对象的东西，问模型三个问题：

它是什么？——答得出，因为有人写过关于它的文字。

怎么做到？——给的是描述的复述。

现在这一次，做得对不对？——答不出，因为它不在场，而且它没有那个自造对象的判据。

若第三问模型能稳定答对，那么那一格的对象已经被造成共有的了——柱子在那一格上失效，而这正是柱子预言会发生的事。

所以这个检验不是用来推翻柱子的，是用来看那条界线推到哪儿了。

四·一处必须防的误用

这条推论极易被读成「机器摧毁传统」或「传统因此更珍贵」。

两句都不是本文的意思。

本文说的只有一件：比较场在扩大，而扩大意味着更多的格会有输赢。

有输赢不是坏事——第四节第一条说过，在那些格上让出去是应当的，因为它们比过了。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第七节之五第四条那笔账：每一次把自造对象造成共有对象，都有一部分留在原地没被带过来，而带过来的那一部分从此代表全部。

这笔账机器不会替我们记。

九·三个推论，都不好听

一·留下来的不保证好

若筛选器是对象共不共有，那么「守住传统」守住的，是它把对象造得最深的那些格。

而「把对象造得深」与「这个对象是真的」，是两件事。

一个对象可以被造得极精细、极自洽、极可传授，而它未必对应任何东西。

——所以本文的结论要写完整：

留下来的不保证好，也不保证坏；而且也不保证它指的那样东西真的在。

△ 这一句必须配一句，否则它会被用歪：

同样地，「指着自造对象」也不等于那个对象不在。

很多今天可指认的共有对象，在被造出指认办法之前，也曾是自造的——温度、气压、病原体，都曾只是某一套理论里的东西。

所以本文对真假不作判断。它只说：那一格没有被比过。

二·走出去必然损失

能走出去的，是指着共有对象的那些格。

针灸走出去了（穴位可定位、可画图、可做对照试验）；辨证论治没有。

功夫的套路与竞技规则走出去了；「听劲」没有。

茶叶走出去了；茶道出去的是形式。

——走出去的，恰恰是原来那一支认为不是核心的部分。

于是出现一件很别扭的事：走出去的是它自己看不上的一半，留下的是它自己最看重、却与外人无从对照的一半。

而「原汁原味地走出去」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要求：原汁原味的那一部分正是指着自造对象的部分，而自造对象出不去——不是因为语言，是因为对方那边没有那个东西可指。

三·判断「西化到什么程度」要换一个数

通常数的是外来的东西有多少：外来词、外来品牌、外来节日。

这个数测不出替换。

一支文化可以吸收极大量的新词而几乎不变——沙发、咖啡、幽默、马达进来了，它们没有排挤掉任何东西，只是多了一样新东西。

要数的是被排挤掉的东西：原来有、现在没有了的那些。

而且要按三种结局分开数：真的被替换掉了多少·退位了多少·并存的有多少。

若三类的比例与本文预期完全不符，柱子当场作废。

九之四·落到三处实事上

三个推论若不落到用处上，它们只是姿态。这一节给三处，每一处都配一个可以做的动作。

一·「抢救传统」要先分类

通常的做法是把所有正在消失的东西一起抢救。

按本文，那些东西至少分三类，而且处置完全相反：

输了的（对象共有，比过，输了）——不必抢救，而且抢救是有害的。旧式票务、铜钱、旧历纪日——它们让出去是应当的。

退位的（部分共有）——不必抢救，它换了岗位。农历没有衰落，减字谱也没有。把换岗位说成衰落，会招来不必要的悲情。

无处发生的（对象自造，而场没了）——这一类才需要动作，而且动作不是保护那样东西本身，是重建那个场。

△ 而按第四节之五那个猜测，「重建场」的实质是：重新造出一群指得出对错的人。

修一座剧院不算重建场。培养一批能指出「这个转身不对」的观众，才算。

——这一条把「抢救」从保护物，改成了培养判据的持有者。

可做的动作：取一份「正在消失」的清单，逐条判它属哪一类。本文预期第一、第二类占多数。

二·「走出去」要先想清楚送的是哪一格

能走出去的是指着共有对象的那些格。

所以要走出去，只有两条路：

一·送那些格。针灸、套路、茶叶——它们已经走出去了，而且走得不错。

二·把某一格的对象造成共有的。

第二条才是真正的工作，而且它有确定的做法：造出一个让外人也能指认的办法。

穴位定位法就是一次成功的例子——它把「这里」从自造对象造成了共有对象。

△代价第九节第二项已经写明：造过去之后，留在原地的那一部分不会跟着过去。

可做的动作：取本支的一样东西，问一句——一个外人要能自己指出它的对错，最少需要造出什么？

答得出，那就是路线图。答不出，那就承认它现在出不去。

三·「文化自信」这件事要换一个问法

通常的问法是：我们有什么好东西。

按本文，这个问法有一个隐含前提：那些东西已经被比过了。

而留下来的那些，恰恰是没有被比过的。

所以更实在的问法是两个：

一·哪些格我们比过了、而且赢了？——这些是硬的，可以直接说，而且外人认。

造纸、印刷、瓷器的工艺、针灸、某些算法与农艺。

二·哪些格我们还没比过？——这些不必急着说好，但值得投入：把它们的对象造成共有的，然后去比。

比赢了，它就成了第一类；比输了，那也知道了。

——两个问法的差别在于：前一个把没比过的当成已经赢了，后一个把它当成还没开始。

可做的动作：把本支引以为傲的东西列一张表，逐条标上「比过了」或「没比过」。

本文预期：标「没比过」的那一栏会长得出人意料。

九之五·一处最容易被误用的地方

三个推论列完，这一节挡住最可能的一种误用，因为不挡住，这篇文章会被拿去做它反对的事。

误用的样子

「既然留下来的都是没被比过的，那么传统就没什么了不起。」

或者反过来：「既然那些格外人指不出，那么外人就没有资格评价。」

两句都是从本文推出来的，而且两句都错。

第一句错在哪

「没被比过」不等于「比了会输」。

第三节之五说过：很多今天可指认的共有对象，在被造出指认办法之前，也曾是自造的。

温度、气压、病原体——它们曾经指不出，后来指得出，而指得出之后，围绕它们的那些说法有的赢了有的输了。

所以「没被比过」的正确读法是：那一场还没开始，而不是那一场已经输了。

第二句错在哪

「外人指不出」是一个关于那一格的事实，不是一张免检证。

它意味着外部批评在那一格上使不上力，同时也意味着内部批评在那一格上是唯一的批评来源。

——而唯一的批评来源，责任更重，不是更轻。

一格若既不接受外部检验、内部也不认真检验，那么它的自造对象很可能会越造越自治、越自治越离题，而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它拉回来。

这一条对任何一支都成立，包括写这篇文章的这支。

本文的立场，一句话

本文不主张守，也不主张弃。

它主张的只有一件：先分清这一格属哪一类，再决定说什么。

因为绝大多数关于传统的争论，争的双方说的根本不是同一类格——一方举的是已经比过并且赢了的（造纸、针灸），另一方举的是从未被比过的（某些说法与讲究），而两边都以为自己在谈同一件事。

十·什么会杀死这根柱子

按本社「真实展开」的要求，这一节列出可推翻处、让步与本文没有做到的部分。

一·本文没有做过任何实测

这是最要紧的一条，写在最前面。

全文是论述与举例，没有一次真跑，没有任何计数结果。

三种对象的划分、六格的判定、三支的对照——全部是作者按自己的观察排出来的，而不是数出来的。

举例是选材，不是证据。

二·三个可以做的检验（本文一个也没做）

检验一·中医适应症清单。

取一份适应症清单，逐条问那一问（外行指得出来吗），分成两组，查这些年的实际份额走势。

指得出的那组下降、指不出的那组稳定或上升——柱子成立。两组没有差别——作废。

数据是公开的，一个人可以做完。

检验二·二十项日常事项。

取一支文化的二十项日常事项，逐项判两件：它指的对象外行指不指得出？近百年它换掉了没有？

若两列高度相关，柱子成立。

△ 一处必须防的漏洞：判「外行指不指得出」的人，本身生在其中。

处置：真的找三个外行来判，不要自己代判。这一条比第一版那份量表好办，因为它不要求判者理解那一套。

检验三·三种结局的比例。

取一份「原来有、现在没有了」的清单，逐条判它属替换、退位、还是并存。

若「退位」这一类少到可以忽略，第七节那个三分就没有必要，应退回两分。

三·已经承认的让步：筛选器不止一个

第五节第六格（教育）逼出的：

一样东西被留下，要么因为它指着自造对象，要么因为承载它的场还在。场一撤，即便它指着自造对象，也会消失。

这条修正削弱了柱子，本文接受，并已写进柱子本身。

四·本文列出的对不上处，汇总

	出处	对不上的地方
1	五之五	契约与人情两层叠在同一件事上，柱子预测不了结果
2	五之六	教育：书院那些自造对象的部分整体消失了 ⇒ 第二条筛选器
3	六之一	日本：本土提出废除敬语而未成功，本文说不清为什么
4	六之二	印度：法律层改了而实际运作层未跟上，本文未处理
5	六之三	欧洲：未查是否有「指着共有对象却被拒绝接受」的情形 ⇒ 共有对象未必是充分条件
6	八之一	还有一条筛选器本文完全没考虑：不是对象不共有，是有人挡着
7	四之三·十之二	三个检验一个也没做
8	九之一	「自造对象」与「那个对象不存在」之间，本文划不出界
9	五之七	网络效应可以把自造对象变成共有对象 （一星期七天），而本文完全没有考虑这条机制
10	五之七	一样东西可以同时指着两种对象（减字谱）⇒「退位」可能不是第三种结局，而是替换与并存同时发生
11	三之五	共有对象至少分两种（本来共有的·被造成共有的），本文未处理这个区分
12	四之五	「场还在不在」这条筛选器需要说得更细：什么样的场才算数（猜测：有一群指得出对错的人），未验证
13	六之四	科层制做事方式流出来了，而它一半指着自造对象 ⇒ 可能存在一条不经由对象共有的传递路径

	出处	对不上的地方
14	六之五	第四类（不可对位）本文只找到一格，不知道它有多大；若很常见，三分要改四分

十四处，没有一处是被解决之后写上来的。

其中第 6 项最要紧——若「有人挡着」这条筛选器分量更大，柱子退居第二位。

第 1 项最麻烦——它意味着柱子只能预测单格，不能预测叠格，而现实里叠格是常态。

五·若柱子被推翻，剩下什么

假设检验二做出来，两列不相关。

那么本文剩下三样：

一·那个不需要打分的判据（问一个外行指不指得出）。即便它不能预测替换，它仍然可以用来给一样东西定位。

二·三种结局的分法。替换·退位·并存——这三种的分别是可观察的，与筛选器是什么无关。

三·「进来的多不等于换掉的多」。要数被排挤掉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东西。

若柱子倒了，本文应当被压缩成这三条，其余不必保留。

六·本文自己的位置

本文是从一支之内往外写的。

它用的语言、分节论证、末尾列可推翻处——全部来自被换掉的那几层（第五节第三格）。

所以本文对「哪一边是自造对象」的判断，是站在其中一边做出的。

一个站在里面的人，最容易把自己熟到不必想的东西判成「共有」，把对方的东西判成「自造」。

第十节第二项那条纪律（真的找三个外行来判，不要自己代判）正是为了对付这一点，而本文自己没有做到——全文的判定都是作者一个人做的。

十之七·三版都被推翻之后，还剩什么

第十节第五项说：若柱子被推翻，本文剩三样。这一节把话说得更彻底一点——假设三版全部被推翻。

那么这篇文章还剩什么？

一·剩一个问法

这件事，一个不懂任何一方理论的人，能不能自己指出来？

即便它不能预测替换，它仍然是一个有用的问法，因为它逼人分清两件通常混在一起的事：

我说得清这件事 $\neq$ 外人能指认这件事。

一个专家往往能把自己那一行讲得极清楚，而讲清楚的对象，只有同行看得见。

这一问把”讲清楚”与”指得出”分开了，而这个分法与柱子成不成立无关。

二·剩一份分类

替换·退位·并存·不可对位。

这四种的分别是可观察的，不依赖任何关于筛选器的主张。

而它有一个直接的用处：把”式微”这个笼统的词拆开。

一样东西正在减少，先问它属哪一类，再决定要不要着急。

三·剩一条记账的纪律

每一次把一样自造对象造成共有对象，都有一部分留在原地没被带过来，而带过来的那一部分从此代表全部。

这一条与柱子无关，它是一条关于测量的常识，只是很少被写下来。

四·一处诚实的估计

这三样加起来，值不值得一篇两万字？

本文的估计是：不值得，如果只为了这三样。

它之所以写成这个长度，是因为那三次撞墙的过程本身有用——一个读者看着一条判断被两个具体的例子推翻两次，比直接拿到第三版更能学到怎么用它。

若有一天第三版也被推翻，那么这篇文章的价值就完全落在这个过程上，而不在任何一版的结论上。

本文接受这个前景。

十一·附：五分钟就能做的一次自测

不必等那三个检验。现在就可以做一次，用你自己最熟的那一行。

第一步：写下你这一行里三样东西。

一样是外行一眼就能指出来好坏的（做出来的东西摆在那儿，谁都能看）。

一样是要懂一点才能看出来的。

一样是不入行、不学那一套就根本看不见的。

第二步：对每一样问一句——近二十年，它变了吗？

第三步：看那三个答案的次序。

若变化程度从第一样到第三样递减，本文这条线在你这一行上成立。

若不递减，请把那个例外记下来。

那个例外比本文全文有用——因为本文全文是从六格加三支归纳出来的，而一个真实的例外足以把它推翻。

△ 做的时候注意两处：

一·如果某一样没变是因为改造成本太高，那不算——它只是慢在成本上。要问的是：如果不计成本，它能不能一夜换完？

二·如果某一样变了，先分清它是被替换了，还是退位了（第七节）。退位不算被换掉。

凡本文讲的判断，都配了一条能杀死它的观察。

第十节第二项那三个检验，任何一个人花一个下午就能做完一个。

做下来两列不相关，这根柱子就该扔掉——包括它推翻掉的那两版在内，三版一起扔。

十二·一句收尾

这篇文章从一张饭桌开始：分餐换了，主位没换，火候没换。

三样都在同一张桌子上，而它们的命运不同。

不同不在于哪一样更好，也不在于哪一样更说得出口——主位那件事说得清清楚楚。

不同在于：一个外人坐下来，能指出哪一样不对。

他指得出筷子伸进同一个盘子里几次；指不出那个人坐错了位置；指得出这盘菜咸了，指不出锅气够不够。

他指得出的那些，早晚被换掉。

他指不出的那些，留了下来——而它们留下来，不是因为赢了，是因为那一场比赛从来没有开始。

这句话对两边都不客气：它不许一支拿没比过的东西当已经赢了，也不许另一支拿比赢了的几格当作全面的胜出。

它只是把桌子上的东西分了个类。

分完之后该守什么、该让什么、该去比什么，本文一句也没有说——那不是一篇文章能定的事，而且定了也不算数。

能算数的只有一件：去比。